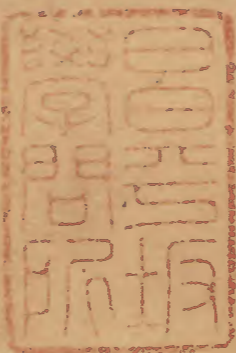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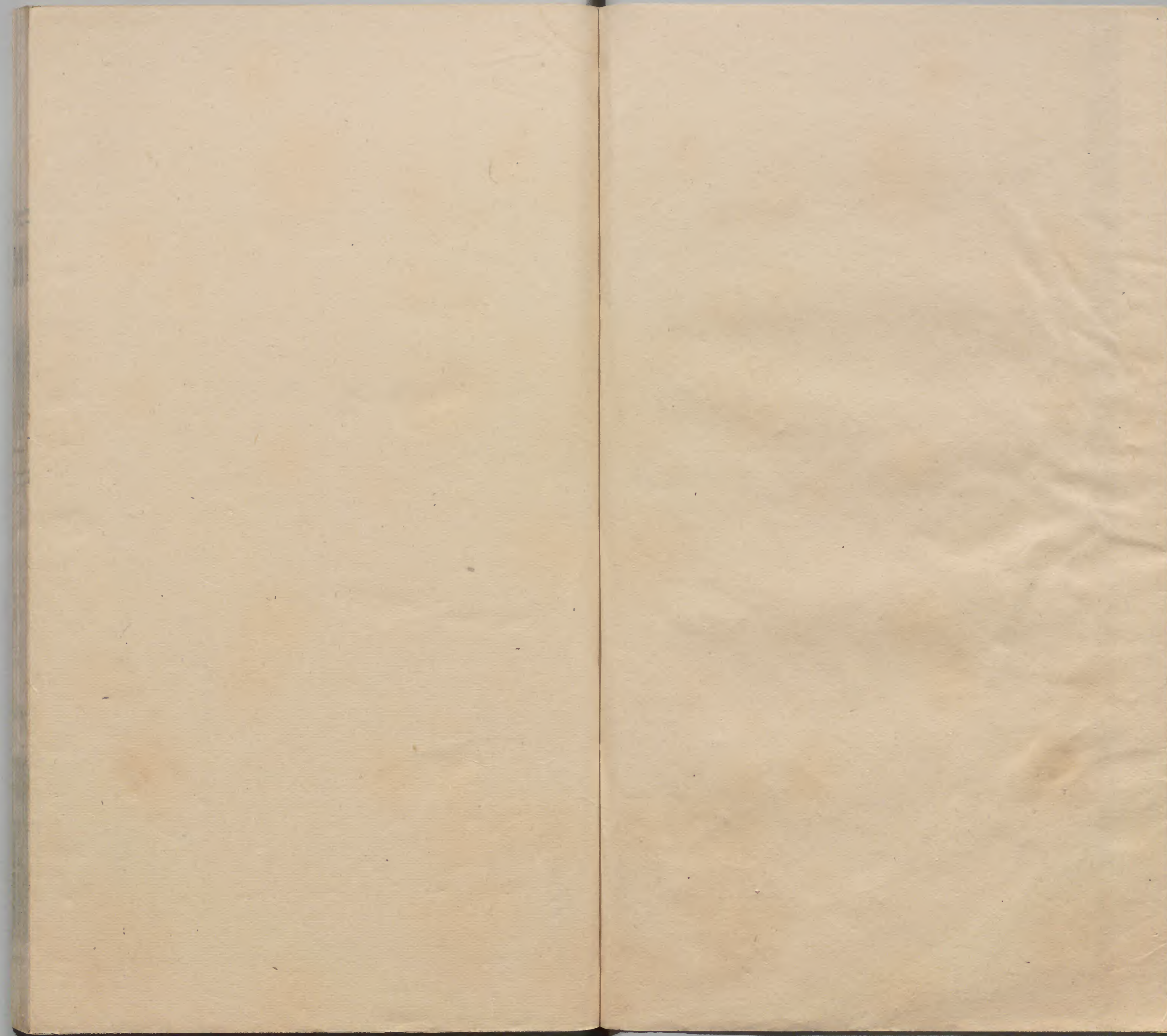
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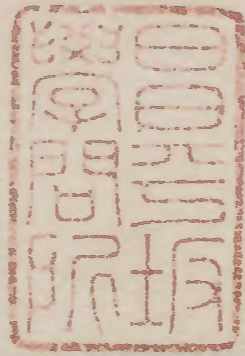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 99 )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淺草文庫

楯下

御枚

楯

推

楯下

春秋元命苞曰帝侂戴千是謂清明發節移度盖象招搖

東均曰千

楯也招搖為天戈戈楯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為表者也



艾記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  
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劍楯入營衛士止  
噲：直撞音撞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忝乘樊噲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而啗之羽能復飲乎  
曰臣死且不亂豈特卮酒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為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張晏曰被具也可以葬者  
取傭若之不與錢鋪知其盜買縣官怨而不變告子事連汙亞  
夫亞夫歐血死

又曰晁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  
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也地皇六年為府丞虞鄉書佐時  
太守缺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  
政操刀楯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道

又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耒等劫擊牛  
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歐畧良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勁士  
修整戰具鈎鑊刀楯大戟長鈔弓弩勁兵轉送承按余耒函戟  
失利遂見梟獲順孝帝喜其切賜以劔珮



後漢書曰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廢檣而行  
東觀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給事為縣亭  
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檣擗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後耶  
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子軍於官渡袁紹進保武陽稍前依沙趙  
為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

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與常先將應募者數十人皆  
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

魚豢魏略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興平中三輔亂

出母為賊所畧出攘臂結衽獨持楯追之行數里及賊殺十餘  
人賊乃解還出母

常昭吳書曰魯肅欲渡江衆騎追肅植楯引弓射之矢貫洞  
騎度不制乃相率還

吳錄曰交趾朱鳶縣有檣柳正直交六七丈葉大有有王

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為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涉江夏  
便鞍馬弓弩刀楯射獵

于室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一二萬濟江與討吳護軍張翰  
揚州刺史周陵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青巾



兵屢陷堅陣

沈休文朱書曰宗日南陽葉人也為隊主蚤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伍千因此得買馬

宋畧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毫少刀楯勇冠三軍及在漢中忽脩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咽而死及就殮屍弱如生宋元加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風聞前廣州刺史常朗莅任虐法暴濁是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楯三十五幡請以見事進免朗前所居官。南史王洪軌隨齊鎮新亭常

以身捍失高帝曰我自有楯鄉可防益曰天下無洪軌何以哉蒼生方乱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齊

書曰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矩水而果勁有膽力少年特為劫不須伴郡縣計遂圍統數十重終莫能擒常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着

北史曰後魏蠕南兗切犯塞以任城王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

文討之過大磧雲日夷狄馬初不見虎頭楯若今舞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叛胡丘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力戰



兵乏食馬盡煮弩楯啖食之

又曰袁紹討公孫瓚先令超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  
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云兵革並起兵謂金刃革謂甲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注曰去毛曰革犀兕水牛之屬以為甲楯古鞞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外崇福門各羗楯十幅鷄鳴戟十張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華大羗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五十幡

王琰冥祥記曰東海河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終隨相州刺史

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為像將就而未有光材

敬叔意願甚勲而營索無處憑几微睡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  
何家有一桐櫃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若求可得也敬叔寤問  
縣後果有何家因求冥楯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  
以得之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先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

持戟盾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尺

又曰聞明北有鳳鳥鸞鳥皆戴戲戲音伐盾也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都許特上先入刀劍楯物及銅犬盆殿上  
四角罪皆先侯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何煖除太子意甚惜之思所以用之謂可以為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應聲荅與帝王正同衆伏其辯悟

異苑曰河南褚襄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楯為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賈逵曰輕過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一楯一戟

潜夫論曰勇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遑遽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

淮南子曰夫枯淇衛箇籛音路高誘曰枯翦枯也淇衛箇籛前所出也載以銀錫飾

也飾翦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櫓荷蓮草也櫓大楯也然猶不能獨穿也

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輕革楯矣輕猶達也

揚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弓弩之皆為良工利器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室也楯者身之衛也禦難之藩墻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楯憂相負也



漢書楊雄校獵賦曰賁育之倫蒙楛負羽杖鎬鋤而羅者以萬計

吳都賦曰扼神龍之華殿施榮盾而捷獵句踐將伐吳作榮盾  
嬰以白壁鏤以黃金

狀若龍蛇以獻吳王吳王受之施於姑蘇臺捷  
獵列次具也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于南足鋌揚夷教盧之施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鶴膝予也犀渠楸也  
一日鎧犀革為之

李尤楨銘曰吳旂魯獻戎兵持頰也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首馬如牯古督切

羊矛如錐鈇楸如榆葉鈇徒甘切  
長牟也

陶侃荅慕容環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

鈇集絞犀不入之楸

庾闡責伍員文曰自我來思踰歷中春凄風跨月芒雨積旬地

籍濕蓐室無完負楸傳時狀楸擊析。謝尚餉

揚征南書曰五人金斷頭刀一口碧綾車中楸一番

又與張涼州書曰今致碧綾車中相一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晉安帝紀曰劉裕夫破孫恩於蒜山恩以彭排自載僅得還船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衛枚

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被裳衣勿士衛枚鄭玄曰幼猶無也女制被裳衣

而來謂兵根也示初無行陳衛枚之事也

禮記曰升正樞諸侯執紼五百人皆御枚

周禮曰衛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玄曰枚狀如著橫衛之衛枚氏常司囂

察囂誰者為其悖亂國之大祭祀令禁毋囂軍旂田後今衛枚為其言語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令左軍衛

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衛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逆流面上日沂往

渡日踰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私率六

千人衛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使章邯距梁章邯衛枚擊楚煞項

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堅守不下乃堅其旌

旗入衛枚馬東曰龍舉而翼奮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

漢書曰秦將章邯圍魏王於臨濟田儉都干切將兵救魏章邯夜

衛枚擊大破齊軍煞儉於臨濟下

又曰趙克國擊西羗至今城須兵滿方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衛枚先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營戰不利乃御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國統曰孫權常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梳酌酒自飲次與其郡督次酌其次命御枚出所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御枚襲艾等昧爽至於城下

又曰王陵都督幽州諸軍事城都王使和演發兵殺陵單于以演謀告陵州府逼近衙枚密嚴夜單：千圍演：持白幡請降

係嚴宋書曰柳元景摠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閭方口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御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天生推車塞壑率敢死數百人衙枚先登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村羅猷番守吳聞蜀敗遂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猷以合從之計謂諸將曰今處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



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

盧紘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有將軍張方逼帝幸長安河間王率叅佐到霸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餘上銜枚也列

崔鴻後秦錄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萇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問其軍中精銳朱遠等銜枚夜襲萇營萇死之又前

京錄曰張璩字元琰年四十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過於刑崗相拒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

又蜀錄曰李持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遣時張與偽降於驤以觀虛實與夜歸白尚遣精勇万人御枚隨與夜襲驤

營驤及將士奔于沅柵

越絕書曰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御枚教歌擊鼓者斬

曹瞞傳曰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問道出入抱束薪至紹為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燦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御枚而陳分



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畧曰御枚毋謹詳唯令之後

左思吳都賦曰御枚無声悠々旆旌

楛與棒通用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楛步項切

魏志曰鍾會反因將軍胡烈等與子疏云會帳下督丘建密說

消息會以作大坑白楛数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楛殺投置坑中

外兵聞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為洛陽北部尉善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

數十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輒捧殺之

虞蒲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皓先報布後問美人曰

尔父何在荅賊已殺之皓大怒即捧殺美人

沈約朱書曰後廢帝昱或有武意者輒加以虛刑有白楛數十

枚各有名號鐵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錐推人陰破

六韜曰方脊鐵楛重十二斤柄長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楛許慎

注曰大杖以苑為之擊殺罪是以鬼謂挑人也

抱朴子曰吳遣將軍討山賊中有喜禁者每交官軍刀劍皆不

得枚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楛擊之禁不復行因而尅賊



又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際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門無  
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教謂國上守土皆作楮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  
各可守皆當顯施紐挂磬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圍當以楮  
楮之

高堂隆陳灾畧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楮五、星大之杖也主搃  
楮乱兵客星彗常于犯楮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罪省百役勿  
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為乱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  
安而無乱兵矣

楮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讐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十斤擊始皇  
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晉鄙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有才力力扛鼎乃往請辟  
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之命從者形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兵部八十九

鞍

轡

鞚

勒

鑣

鞍

說文曰鞍馬鞞其也

鞞皮  
伎切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王侍郎從武帝上  
井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竟吏劾從刑而盜當死者詔下  
蠶室後為官者丞



司馬彪漢書曰光武微趙喜引見賜鞍馬大詔公車

東觀漢記曰景舟將兵詣上上勞勉舟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鞍

梅毼毼上

毼音塔  
毼音登

又曰王莽誅諸謀者李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駕在轅中  
惶遽着鞍上馬出門顧車乃自斃止

又曰章帝曰明德後特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門起居朕從上  
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  
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擊

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  
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番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  
太祖軍矢下而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  
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蒲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  
並棹船僅乃得渡是曰微褚幾危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穿單  
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  
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



而蔭况懸柱乎

魏畧曰五官將知王中昔嘗敢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家間髑  
髖著忠擊馬鞍以為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閣拜權起禮  
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來也衆  
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鞍曰願至尊感加

乎四海揔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鞍車蒲輪肅始當頭耳權拊  
掌欣然而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昭变色而前

曰將軍何有當尔夫為人君者謂能駕禦英雄馳使郡臣豈謂  
馳逐於原也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後漢書曰傳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謝郎曰尔昔斫孤馬鞍今創  
君立事除孽宿恨汝莫怨怖郎叩頭謝罪郎破械賜衣署門下  
賊曹

魏有官名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决銀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檢怯以鏐衡鞍  
遺奮從貸五十万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十丈  
又曰武帝得二師天馬造玻璃石為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擗蒲遂下  
騎造為以策柱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漉然已爛領贍  
其馬鞍體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貝鞍勒不備者誅

陸景曲語曰周世以高嫂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以封  
秦擇鞍按鞍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

傳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與六驥孔閑金街王羈文防鏤鞍明珂

景服華轍采鮮

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一駃乘雙駮鞍馬照人  
目龍驤自動作

謝惠連詩曰搖鞍長林側飯馬修川湄

劉琨扶風歌曰擊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光武皇帝代効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  
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  
龍駟聖慈下逮猥重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駘馳逐騰躍履踐雖其捷習亦有顛沛并  
羸其瓶罔不斯敗踐且世切

轡

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駘六轡沃若

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

又曰太馭掌馭玉路以犯反犯較王自左馭下祝登受轡犯較

遂馭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御勒以百官為  
轡善御馬者正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  
轡策不舉而及千里御善人者一其德有正具百官均齊人力  
和安人心故令不冉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形者  
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而已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何禮



之齊也孔子云礼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執轡大將軍陪策元武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御轡所以制下也

官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馬之

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礦石也

瘞作和切 疽七余切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手應之心

淮南子曰權橫者人主之與爵祿者人臣之御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整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却后屏氣萬騎奔馳千乘弭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御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中心中和是思馬

之良御進取道理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 鞚

張揖埤蒼曰勒

音的

馬韁也鞚馬鞞也

鞞

音緬

鞞

音霸

勒鞞也

鞞音浙 柔皮也

服虔通俗曰所以制馬口曰鞚

環濟吳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末下因撤軍還兵呂蒙等共留津

北魏將張遼奄至關數重蒙等死戰既破圍上馬出外浮橋南



已絕犬餘無板谷利特為親近監白曰至尊牢擲鞍綏鞚利當  
着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溫嶠字太真王敦舉兵內何六軍敗績太子將字出戰  
嶠執鞚諫太子万正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主泱袁臣以伐許昌城內北人諸將孫  
凱等謀欲逼臣番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纏繞牽臣馬  
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鞚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區每不虛發

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云絕景直髡駟駟走駿驚颺步象雲

浮受遊御斯遊歛鞚則止

傳玄良馬賦曰奮豐沛父虎據麟時望雲梯景乘虛四起縱  
衡則往攬鞚則止

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輔車之雙轡舍良馬之長鞚擒迅羽之輕  
焱截逸足之狡弄刑得獲於後乘克庖厨之所貢夏侯湛征邁  
乱曰上伊關兮臨川袂駿馬授鞍中衢兮載歎鞚兮盤祖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驥以接駕乘則力追者才群傾  
循趨以願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劉芳毛詩箋音義正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百得以轡為且舊語雪馬勒不云轡以勒為轡以勒為轡以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皆云馬勒而以鞵為轡反覆推之此為明正又詩轡執如組

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為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為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閑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耶單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玉其劔安革勒一具馬十五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卑鷄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勒使墮地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暮得珊瑚馬鞭馬瑀鍾黃金勒

鄴中記曰虎歸勒呼馬勒曰轡勒日香菜

宋昌記曰哀年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如羣毛之飾

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各力人不施分

馬不解勒便之也

高詩曰不雜曰不穀食害胎而已  
北狄鮮卑矣施弓舍也便皆也



說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鞞度而北者具馳八十乘十方望以為人君翟黃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也臣進五丈夫祿爵位以故之於此

轡

韓賜天文要集曰造文五星在傳舍南父造洗馬鞭勒御鏡棗據詩曰騎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弩馬同御勒豈得獨卓殊魏文帝馬珂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城文理交錯似有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擊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蔡並作詞曰大珎物寄中山之崇尚稟全德之灵

施舍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玄氣喜南唯之焱陽歛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照浮景外鮮文擊竒章異采的樂其間尔乃籍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峙煥若羅星

應瑒馳射賦曰群駿籠茸於衡首咸皆腰裊與飛兔籠修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勒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為宝勒美其英彩之光艷也使琳賦之余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宝勒以御君子王粲馬腦勒賦曰因姿象刑匪彫刻兩容應規厥牲順御世嗣



之駿服方表駮驥之儀武

王沉馬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皎鱗紆爵白黑殊形如水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彫鏤而自成尔乃施飾龍首加服鳶鏡和鈴銷：回景道遙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

說文曰鑣馬御也御馬勒口中也

尔雅曰鑣謂之鞅

郭璞曰勒也許  
捐切又魚列切

詩曰將於比園四馬既閑輶車鳶鑣載斂駘驕

毛萇曰輶軒  
也駘駘驕田

文也鄭玄曰南北兵逆之車  
也置鳶於鑣者魚於粟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白王之鑣息節金輅

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伐康問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訓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加希愈思長而亡在豐草

魯國先賢志曰黃伯仁龍馬頌曰張鳶鑣兮揮紅珠之幡飄監鐵論曰古者度人賤騎繩控草鞮

音低

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鞮攻

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樵車無輪棧車無軌其後木輪不衣長轂數輪今富者銀黃華左撝以結委錯鑣金朱珥新飛輪人兮

楚辭曰絕鑣御以馳驚兮暮着次而敢止路蕩々其無人兮

遠不御兮千里

東據曰真偽各有分駕驥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揮我駟既閑揚鑣驚路哀籥清綿

桓玄集載琬之

為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楊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耀都成万軌揚金鑣千苗樹簡旌

袁淑遊新亭曲水詩序曰難謝修暮陵遂弥阜鑣容飾絲裏野麗雲

鮑昭詩曰飛鑣出荆路騫服入秦川

王沉踐行賦曰六龍齊鑣焉声振景動波迴天行星辰

張恂玄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駟騰鑣羽騎遊騁頓玩光以鞍轡迴焉旗而特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駢騶緣耳揚和香鑣一憐萬里

董子晚乘典駁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云披銜金鑣着玉羈頽延之七繹曰梓工飾雕箏之與消人進龍圖之馬轆駕則炫奪鳳蓋振鏡則圍促巫夏故動軻馳光舉策流楮



張委九慙曰狀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鳶鑣望天路以振策拍  
萬里於崇朝

毅淡宣貴妃誅曰嚴位服於其容尚微謚於銘策節衰路於蕭  
鍾齋行鑣於鞞翟

應據典劉文達書曰出僕須卷遊談之事欲修無為之術不能  
與足下齋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温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出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  
怒率之矢首尾唇齒左右力用鳴鑣揚鑣動數十方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兵部九十

羈 珂

障泥 防汗 當膏

鞞尾 鞭 柳

羈 肌

詐慎說文曰羈絡馬頭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

曰臣負羈紕從君巡於天下杜預曰羈馬臣之罪甚多矣

羈紕馬聲也



請由此亡

又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也盡用  
以來納之及入求見公亂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  
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漢書曰今漢承襄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

堯舜之形而猶以羈鞮而御駢馬

如淳曰鞮音機馬頌曰鞮駢  
文以繩擊駢之馬也音也汗

東光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鞮鞞皆有

成買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

鞮音羈  
駢音半

康秦吳特外國傳曰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船載

馬到加營國：王悉為售之若於：矢騎鞮但將頭皮王  
王亦售其半價

郭頌晉世語曰愍懷太子好早鷄小馬小牛置田舍令左右

騎斷羈勒令墮馬

韓詩外傳曰昔衛獻公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

師柳菴曰如昔守社稷則孰負羈勒

音的

而從入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國而復為私也無乃不可乎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襄陽銅蹄哥曰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

羈照曜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社於幽永曰羈蚊絆必禁其非法刻蟻屠風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

又曰御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翹尾而馳陸也

又曰瑀羈鏐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夢書曰羈繮為相要制也夢得羈要士也羈結語言繮往來也羈結繮豎結勅繮也弊絕不用難悅仰也

摯虞逸驥無鑣轡勝陸從長川剪落就羈勒飛軒躡雲煙

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為何人事

間玄馳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御玉羈文防鏐鞍明珂

景朗華鞞采鮮

傳玄郎馬賦曰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鏐鞍采鞞織防含華

鞞音首

傳言難良馬賦曰飾以金羈申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曹

植遊俠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齒并遊俠

兒

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持所番心而所服三馬一時難

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珂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郭義恭廣志曰其調國出金銀白珠流離水精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刃國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鷄古香  
傳言梁府豫行曰輕裘綴孔翠明珂擢珊瑚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佩玉珂

韉

墮書曰宇文述素好着奇服炫耀時人雲定興為制馬韉於後  
角上鉄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孝之謂為許公鉄勢  
又遇天寒定興日宿衛必當時耳冷述日然後知袂頭巾令深  
裊音耳又孝之名為許公栢勢述大悅曰云兄所作必能變俗我

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障泥

王隱晉書曰韉友字景先廬江野人舒縣廷掾王陸卒病死已  
呼鬼家人就友卜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尸頭前及臥虎皮馬  
彰泥登時大愈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句麗以千里馬生罷皮障泥獻於  
南燕王超大悅蒼以水牛能言鳥

世說曰武王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軋彰泥前有水終不  
肯渡王云此必是惜彰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防汗

東觀記和帝永元三年西謁園陵桓郁廉羽林中郎將從賜馬  
二尺并勒防汗

魏百官名曰黃地金鍤織成萬歲彰汗一具織彰汗一具

桓寬鹽鉄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

鞞攻成鉄鑣不飾令富者黃金琅勒罰弇汗弇音

司馬彪戰畧曰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文帝以達為新城太

守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王映織

成彰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摸

語儀亮言王映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當冒

後書曰太守趙典署鮑永功曹特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典欲

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出典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冒乃

止當冒以為後數日奉詔書果不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

鞞

服虔通俗文曰馬鞞音

魏百官曰赤茸鑰石鞞尾一具

鞞



禮記曰馱車馬者執夾綏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鄭玄曰展軾具視效駕

自己舊衣由右上取二綏奮根去塵也二副也執策分轡驅之步而立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子享之日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

周旋

又曰宋告急於晉不宗曰不可難鞭之長不及馬腹

又曰楚靈王使達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鷄以為之援雨雪王

皮冠秦復陶羣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右尹子革子革鄭舟也夕

暮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又曰晉荀瑩師伐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

涉成子以製戈杖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公羊傳曰陽虎殺季孫于蒲圃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南投策

使越下取策

陸機毛詩草木虫魚疏曰据枝葉似棋松尔雅曰据櫃也去櫃切

節似扶老即金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鞭及杖

孔叢子曰刑以齊民譬之於御則鞭策也



漢書曰姜敬云太王以狄伐故去齒杖馬齒去君岐

又曰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又曰李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時傷置絡間而臥行十餘里廣陽死視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騰而上胡兒馬因鞭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又曰大司空士夜過奉長常亭、長珂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漢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善鬼性左道之術又放朝廷省門為

董卓設神坐數以羊祠之祠畢過省閣問帝起居求入見傕帶三刃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傕帶杖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

張勃吳錄曰大皇帝大會飲宴下馬迎魯肅、入拜起禮之謂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麾下威德加于四海然後以安軍軟輪微肅始當願耳帝拊掌歡笑

又曰大皇帝潛軍皖口命陸遜為大都督假鉞大皇帝親執鞭以見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徹軍將退兵以上道權與  
呂蒙蔣欽陵統等在後張慢飲食早垂當發魏將張遼師六千  
人遼至圍遮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徹犬餘無板谷利  
附在馬後使持鞍緩鞚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王隱晉書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溥于叔平曰君舍東北  
有乘樹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便就買還以  
懸北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遂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  
正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鉄雜器復可二十餘万於是家業  
用展病者亦愈

于室晉記曰晉永嘉初有神見兖州飄城民家免奴為主簿字  
號為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欲逃致便載車行當得此免奴主  
簿從行為譯以宣汝南梅蹟字仲貞去鄴來經兖州問其然因  
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便遣主簿出當以貴客  
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噴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終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於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  
特旦志鳥逆虜當恐祖生先人着鞭耳

沈約宋書曰胡藩字道亭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潘於南掖



門從玄馬輕口今羽臨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一人旦捨  
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李炬營生  
執矩外甥郭謂之弟元作書與請說云去年塵東平曹嶷西賓  
倚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勒與謂書餉欲塵尾馬鞭說賓禮賢  
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矩所頌將士并欲矩鞭勒矩之衆之去  
已乃率衆來歸

又曰城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鉞高密王簡皆懼奔  
國琅玕王膺又將出馬而傲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

人王至河陽乃見拘馬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  
而尔見止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國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起教武當於渭城命大季生明陰陽兵法  
教為將士朱彤諫曰虎將之士受教季生強翰之術乃弱本之  
方養將之法譬之養馬之以高摠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  
前拚旋規矩任知進退

又曰符堅引群臣議伐太子在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  
吳弗可犯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致之臣願保境養民伺其  
虛隙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夫差威陵上國為句踐所滅雖



有長江其能固乎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當內斷其心也  
又曰符堅特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服太歲南行當避虜秦  
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起關東歲在癸未

崔鴻後梁錄曰咸二年盜發張駿墓得珠簾玳瑁珊瑚馬鞭

樂資春秋後傳曰魯仲連日閔齊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鞭而

從之○表希之漢表傳曰費禘於唯切領漢節誘納降附越崔門

太守張嶷賦試禘曰昔岑彭翠師來歙杖節咸皆見害利客不  
鎮重也今明公位尊權重宜覽前事後歲首禘持節行酒郭循  
以馬鞭中小刀刺禘數日斃○魏不官名曰駝馬鞭二枝

異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菴見一人着朱  
衣平上積手捉青柄馬鞭云汝何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擊  
長梯耒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伺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  
不巾幘獨坐降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祕術卜占勿  
貪錢賄舒亦不覓受時

劉義慶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出还未至家見  
一人左右遵從四百許前車輜重馬鞭灰道鹵薄如二千人石  
見從父子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荅曰是闔  
山王在餘杭南縱之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王狔



此如意。又曰桓玄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害大傳道子於安城玄在南州坐息見一平上憤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驚愕然便見借下奴子御慙事見一人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何以害太傳與為伯仲領視之間便不復見

又曰廣陵韓處字典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還營下馬覓便重見有錄綿橐中有短卷書着鞞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佛神咒經

謝氏鬼神列傳曰下邳陳超為鬼君弼所逐改名何規從餘杭步道求福絕出敢出入五年後意漸蕪懈與親旧臨水戲酣共

說往來超云不復畏此鬼也小說着乃見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持一有棄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馳此鬼去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規耶急二就死

吳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不錄則理之上生馬箠勾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為馬箠獻於吳

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角長二尺餘形如馬鞭柄闕因十二州記曰山來縣人俗貪偽好持馬鞭行色故語沛國龍兒至山乘詐脫旅使若奔表道遇冠抄失資糧

太公陰謀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箠書曰馬不



可極民不可據馬極則躓民劇則敗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然

司馬虎曰髏日骨免

墩以筆而問之曰

天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誠之誅乎語卒援髑髏枕而

又曰馬蹄可以賤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之燒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馭編之以皂棧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喝之馳之驟之奔之前有楨角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御也役足調均勞逸若一安勞樂進

馳驚若城左右鞭周施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衛去鞭弃策軍車莫動而自奉馬莫使而自足

又曰大犬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樊四時為馬陰陽為騶電以鞭策雷以為車輪

鹽鉄論曰無鞭策能造父不能以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以治萬民

又曰秦捫利衡字內執脩筮以苔八極

社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何不待鞭策而自至



說苑曰然無過言怒無過事不馬不能行亦不費食

騏驥曰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楊偉時務論曰轡策勢之具說雖刑怒麓戾蹄齧之馬若足拘

鞞繫口御轡勒箠策必至則躡躡循軌躡馳錄也

世說曰王孰在姑孰晉帝出看敦營敦覓追帝以金馬鞭共

客舍姥莫不切姥以水洗馬屎令追者問姥云去也已久矣追

者乃止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從後州下遇王敦謀欲害之而平子左右

二十八人悉促鉄馬鞭為衛敦不敢近

夢書曰鞭箠為所使者勅趨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馳以鞭馬

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諾喜也

曹植九詠曰乘逸嚮弓勢電鞭忽而往子悅而旋

曹植陌上棠曰望云際有貞人安得輕拿繼清塵執電鞭騁

飛鱗

張華經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珮玉珂橫簪列瑁璫長鞭

施象牙

楊雄河東賦曰日電鞭驟雷輜鳴法鍾建五旗

魏文帝臨涸賦曰建安十八年終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



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伴乎高樹之下乃注馬書使為渦賊  
傳玄良馬賦曰鞭不得控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傳玄  
馳射馬賦曰鞭不得佷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曰尾叱尻  
曹植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吳縣之要  
追墓卜商起予左右

李尤馬箠名曰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温嶠  
與陶公書奉惠亦角一具及鞭鼓馬鞭鼓角既困軍用馬鞭服  
以周旋玩之於手與之階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  
謝艾密令與楊初曰今遣舍人孔章赤口論要密軍將可差心

人盲致珊瑚馬香嬰於盪切一俱遺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  
得施矣

袁宏於范增書曰海鼎沸天轡將移伏短策以晨征登重摸  
以吐其指六合以側合望崑崙而舉麾

柳五拜切

魚豢魏畧曰獻帝露布蓋州曰馬擊柳而不假解貫冒延勁以

待白刃

柳五劔切  
又王辰切

蜀志曰靈帝末先主從校尉卻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  
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乃直入傳縛督郵伏二百解綬



繫其頸着馬抑弃之命

常璩華陽國志曰建寧郡同瀨縣存馬縣雍闓反時結壘於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梁林無梁夷言馬也

蕭子云晉時草曰姚畧時有賀僧者不何人自云遊歷五郡特人號為賀五郡齊戒奉道為百姓說吉凶略死泓立僧泓曰宜繫掃一馬廐開屋說大柳有異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以趙書曰徐光字秀武頓丘人父以牛墜為業光年十四五為將軍王揚株馬光但書柳屋柱為詩頌不親馬事異

異范曰丹陽甘草字季思照教無頭乃見在馬柳荀氏

靈鬼志曰泰元中有道人陳外國來多有術法自說

所壽術曰衣非汝門也嘗行見一人擔上有小龍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米疲極欲躉寄君擔人甚在之慮是狂人便君欲何取自屠邪荅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龍子中擔人愈性其寄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仙即入籠中籠亦更不擔亦不覺重至國中一家大富而性慳惜不行仁義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囊即至其家有一快馬甚惜之在柳下繫忽失去尋求不知處名明日見馬在五斗隄終不可破取不之何方得取之便往語言君作百人厨食周餉窮困者馬當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



之既畢馬還在社

淮南万畢術書曰馬柳生腐茅者取馬柳生茅可以為藥  
食然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